

新大运河散文

江河汇

周生祥



周生祥,杭州人,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,出版有《跨界》《天候》等生态长篇小说及《润物》《润园》《润声》《润心》《润情》等生态散文集。

清晨,住在三堡船闸小公园的桂花,被身边树木的尖叫声惊醒。桂花眨眨眼定睛一看,发现声音来自刚移植来的垂柳,就询问垂柳来自哪里?为什么尖叫?

垂柳很尊重桂花,知道她是杭州市花,在植物中口碑极佳。自觉刚才失态,就据实告诉桂花,自己

原来住在西湖边柳浪闻莺公园,这几天一直迷迷糊糊,现在睁眼发现前面写着“江河汇”三个大字,不知道是在哪里?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桂花放下心来,问柳树可知道大运河和钱塘江?柳树回答那当然知道,在杭州的植物有哪个会不知道西湖、大运河和钱塘江。桂花说,这个“江河汇”就是大运河和钱塘江的交汇处,京杭大运河经“三堡船闸”汇入钱塘江,在钱塘江南岸接续浙东运河从宁波出海,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口之一。说着,桂花指向前面的雄伟建筑。

柳树抬头看去,果然发现“三堡船闸”几个大字,四周高楼林立,鳞次栉比,不禁叹息,以前只知道三堡这一带是杭州郊区,周围全是菜地,没想到现在这么热闹了。

“你那是老皇历了,杭州早些年已经从西湖时代进入钱塘江时代了。”桂花告诉柳树,前面不远处的“城市阳台”是钱江新城一期的标志性建筑,我们所处的“江河汇”依托钱塘江、大运河两大世界级水体,构建集商务商业、城市旅游、世界级总部办公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体航母,将打造成杭州城市国

际化的新地标。这个汇,是指城江、江汇、景汇,不久后,这里将打造成“流动艺术的景观体”,呈现出“世界级江河汇流城市”景观。

柳树得知自己从最美丽的西湖边,来到了最繁华的江河汇,兴奋极了,就缠着桂花要听杭州大运河和三堡船闸的故事。桂花说自己水平不够,但杭州市树香樟德高望重,博学多闻,我把他叫过来。

香樟过来后,得知新来垂柳的想法,也不推辞,缓缓讲解起来。

连京杭,贯南北,接西东,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,滋养了杭州百姓,孕育了“钱塘繁华”。大运河是杭州的生发之河、是杭州的开放之河、是杭州的繁荣之河、是杭州的风韵之河。历史上,杭州是“市列珠玑、户盈罗绮”的三吴都会;是“商家骈集、物价辐萃”的华贵之城;是“天下粮仓”“丝绸之府”的江南名城。大运河形成杭州“运河水乡处处河、东西南北步步桥”的独特水乡风韵,留下了广济桥、拱宸桥、祥符桥、卖鱼桥、德胜桥、江涨桥、菜市桥等古桥古地名古建筑。运河两岸营造出夹城夜月、陡门春涨、半道春红、西山晚翠、花圃踏莺、皋亭积雪、江桥暮雨、白荡烟村“湖墅八景”。从“百官门外鱼担儿、坝子门外丝篮儿、正阳门外跑马儿、螺门外盐担儿、草桥门外菜担儿、候潮门外酒坛儿、清波门外柴担儿、钱塘门外香篮儿”的民谣中,可感受到当时

杭城的盛况。这里每个地方都有许多故事。

桂花用手指向三堡船闸,示意香樟讲这里。香樟心领神会,说起这一带,如数家珍。

船人青匪波不兴,悠然飘出钱江东。站在这里向前看去,几艘40多米长的货船在三堡船闸闸室首尾相连,载着钢材、矿建材料等货物一字排列,等待过闸前往钱塘江。1989年,三堡船闸正式通航,该闸为300吨级大型五级船闸,闸室长160米,宽12米,年过闸货运量350万吨。三堡船闸的通航运行,结束了“江河相望、咫尺不通”的历史,货船从此自由通行,将大运河与钱塘江、东海衔接起来。

如今的三堡船闸,不仅承担运输功能,更成为城中景观河的重要部分——钱塘夜游,乘游船沿着运河一路南下,至三堡船闸可感受水涨船高和江河汇流,在醉人的夜色中,“月到天心处,风来水面时”的诗情画意拂面而来。三堡船闸旁,总投资超过300亿元的“江河汇”综合体,是沟通运河两岸、贯通江北绿道,实现钱江新城一、二期无缝衔接的重要纽带,也是推动杭州拥江而立、城市东拓的地标工程。昔日的古韵遗迹,与“江水潺潺夜有声,灯火辉煌映江明”的生动场景交相辉映,美不胜收。

“西湖、运河、钱塘江,水上明珠;垂柳、桂花、香樟王,树中骄子。无论是江河汇,还是花木聚,

都说明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。”紫薇的感言,让现场植物都拍手叫好。

说到团结,紫荆树上前来,讲起他前辈的一个民间故事。

从前,在这附近住着田老汉一家,三个儿子,几亩薄田,几间平房,房前有一棵紫荆树。一家人过着虽清贫但其乐融融的生活。田老汉弥留之际,把一家人叫到床前,他先给三个儿子各一根稻草,让他们拉,三根稻草都拉断了。他又让三个儿子拉三根草绳,这下大家都没拉断。老人说完“拧成一股绳才有力量”就咽了气。

开始几年,三个儿子牢记父亲的话,没有分家。后来慢慢有了矛盾,开始商量分家的事,此时,旁边的紫荆树就摇晃起来,不停落叶。农田和房子分完了,他们又想着要砍紫荆树分地,紫荆就抖动得更厉害,将全部叶子都抖落了。到了次日早上,紫荆树竟死了。三个儿子醒悟过来,抱着树干痛哭,一致决定不分家了。

三兄弟和好如初,过了一段时间,紫荆树竟慢慢活过来,并且长得越来越茂盛。田家兄弟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。

紫荆树的故事讲完了,植物们齐声叫好。香樟挥手要大家静下来,振臂高呼:“今天,我们站在这江河汇集、钱运贯通的风水宝地,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,要团结一致,努力奋斗。”

现场掌声雷动,气氛达到高潮。

我思

便签三则

邵超

七孔藕和九孔藕

藕,又分为七孔藕和九孔藕。第一次听人这样介绍,感到好奇,稀罕,新鲜。七孔藕也叫红藕,淀粉多,水分少,面甜可口,适宜煮炖。九孔藕又叫白花藕,水分多,淀粉少,亮白光滑,脆甜爽口,适宜凉拌。这些都是烹饪师研究的范畴,我不感兴趣。

我是诗人,我开始在七孔藕里寻找韵味,在九孔藕间探究诗意。

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”李清照词中的“红藕”,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七孔藕吧。“吴中白藕洛中栽,莫恋江南花懒开。”白居易诗中所述的“白藕”,大概指的就是九孔藕吧。

无人能解,也无法深究。此后,每每吃藕,我便有了暗自数藕孔的雅兴。有时仅仅是为了分辨七孔藕或九孔藕,无韵味,也无诗意。有时数着数着,竟然想起七孔竹笛,想起九孔葫芦丝,想起美妙的音乐从那些圆圆的孔中溢出……

极

“极”,一个挺值得玩味的字眼。查了查字典,这个字仅基本字义,竟有十一个之多。

品来品去,我归纳“极”字,至少能给人带来六点思忖:

“极”是目标。极有“最高的,最终的”解释,还有“最高准则、标准”之意。所以“极”总是和目标联在一起,如“终极目标”。人活着不能失去目标和标准。因为目标是动力,没有动力的人寸步难行;因为标准是衡量一个人优劣的依据,没有标准的人生就会无的放矢。“极”用其独有的魅力和诱惑,呼唤着我们去追求、去冲刺、去登顶。

“极”是向往。向往不一定是收获,也不一定是拥有。我们可以极望,尽目所见,放眼远望;我们可以深探,极本穷源,极深研究……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!乐哉,美哉。“极”是发愤。极有“竭尽、深探、极情尽致”之意。极尽全力、极力为之、极本穷源……都在催促我们,要努力,要发奋啊!

“极”是收敛。登峰造极有风险。在风险面前,我们有必要低一低头,撒一撒手,退一退步……少放纵,多敬畏,有所顾忌,有所收敛,才是人生正道。

在疾步前行的间隙,长亭短憩,回一回眸,驻一驻足,若即若离,甚至偶尔平常一些,糊涂一些,也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。

“极”是适度。任何事情都有个度。这个度就是:适可而止。一个人不能走极端,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事情做绝了,就会适得其反。事物发展到过了头,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。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,月满必亏……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“极”是完美。否极泰来。逆境达到极点,就会向顺境转化。厄运到了尽头,好运就会到来。极尽全力,把事情做到极致,不就是一种完美吗?极力克服缺陷,朝着明天翘翘前行,力争生命无缺无憾,不就是一种圆满吗?

矛盾,冷峻,百味杂陈……好一个“极”字啊!

善良的人

善良的人,几乎优于伟大的人。咀嚼着雨果的这句话,我寻思:不能伟大,我们却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。

伟大难。有人这样解释“伟大”:品格崇高,才识卓越,气象雄伟,规模宏大,超出寻常,令人景仰钦佩。纪伯伦说,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:一颗心流血,另一颗心宽容。伟大的门楣很高,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得去;伟大的条件很多,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了。所以,人人都可以敬仰伟大,却不可能人人都伟大。

善良也不易。有人这样解释“善良”:心地纯洁,纯真温厚,没有恶意,和善,心地好。雨果说,善良是精神世界的阳光。莎士比亚说,善良的心地,就是黄金。人人都可以向阳光和黄金,人人却不可能成为阳光和黄金。一个人善良一时容易,善良一世却不容易。

伟大和善良并不矛盾。伟大的人不是轻视善良,伟大的人首先必须善良。克林凯尔说,真正的伟人往往是平凡的,他们的行为既不做作,也不虚饰。托尔斯泰说,没有单纯、善良和真实,就没有伟大。反过来讲,善良的人可以是伟大的人,也可以是普通人。普通的人可以善良,却不可不伟大。

卢梭说,善良的行为有一种好处,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,并且可以使人做出更美好的行为。既然善良让灵魂变得高尚,既然善良是美好的行为,既然善良优于伟大,我们为什么不去善良呢?善良不分大小,善良不分贵贱,善良不分长短。不能伟大,我们却可以善良。愿善良之光,处处闪烁,永不停灭。

不崇高,却能从容摆脱低下和渺小,因为我们善良。不伟大,却能坦然赢得鲜花和喝彩,因为我们善良。

评论

洞悉荒野秘境的觉醒者

——读《栽一片绿影送给你》有感

绿窗

读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冯小军散文集《栽一片绿影送给你》,你会捕捉到绿色有多饱满多劲道,喜悦与焦虑就有多蓬勃多恼人。

冯小军不像是蹲在某湖边种豆劈柴、静思简欲的书生,更像在林间采集丰盛水滴的普里什文。他以诗意的视角,跳荡的思性去触摸自然。在与林木及其守护者的追踪对话,尤其与塞罕坝百万亩人工森林的多次“遇见”中,他重新审视了自然与人的情感,是更为复杂的彼此映照的关系。他是早期的生态观察者,山林间的亲历者,也是生态文学写作的先行者。

他以考察者的眼光步入丛林,笔下都是细节。如果不在林下小坐窥视过孢子的眼睛,没爬过深沟浅壑跌几个跟头,怎么知道林子的深阔性与复杂性,怎么知道枝叶滑过脸上有血痕也有清香的气息,掠过肩膀的斑驳光影有温度也有密语?我数了三篇文章,就出现了近50种有名有姓的植物,他下笔真而不虚。

抒情多容易脱离现实,而冯小军笔下既有外感,也有内美,总能比现实再进一步。去荔枝林没赶上荔枝成熟,那荔枝花呢?他从“酷似葡萄花德般的圆锥状花序里掐下一朵小花瓣放进嘴里咀嚼,略苦,回甘。”他决不粗枝大叶略过过去,下笔处有专业词汇的庄重美,也有感觉的细腻惊艳。

他以执拗的天性探寻秘境,比如春天杨花恼人,于是有人盲目地砍伐行道树。他则说杨树分雌雄,只有雌树飘絮,选择雄树就好。比如他谈到补植苗木,造林初时每隔十行多栽种一行备补,使补植苗处于多个批次,树木生长就有均衡之美。他还发现增城的山林有红荷花,树脂少,富含水分,枝叶浓密,做防火隔离带更为理想。

他以凝视者的眼睛进入丛林,文辞活色生香。形容藤蔓植物的攀缘劲儿,冯小军描摹道:“攀附并绞杀是藤蔓植物依托他人生存的手段,靠着身子软软的,却像传说中的美女蛇那样喜欢与寄主亲近。”和美女蛇扯上了关系立刻传递出一种紧绷绷的阴冷触觉,一种魔性的诡异感穿透纸背。这还不算完。冷冷的眼神从树影中淡出来:“过分亲热是会杀人的。”让你不禁扭头看去,仿佛刀尖抵住后背。他是螭螂抽蝉螳的写手,文学里有电影艺术的美感。

优秀的写手都是猎手,打蛇打七寸,打着了就成功了。良好的阅读快感取决于语言创造的氛围情

境。不信你看。“这儿的梨树大都不太老,也不太小,像生育期的女人那样有活力。”“一潭碧水水位降低,露出了浅白的山岩,有点美女丰腴的小腿连及脚面,斜着伸进水里濯足。”“侧面的山体都向里倾斜,像‘地包天’的下巴。”

俯拾皆是意趣,如“待到松塔开裂,种子蹦出来……”蹦是动态的,带着声响。他会专门为了一个字而探寻几年时间,如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“暗”字指什么?一次次行走大明湖畔才发现,只在春天且必需孟春时节才有“柳暗”之境:“在柳梢上萦绕、弥漫,如地气蒸腾……富有活力,蠢蠢欲动的。”功夫到,寻常处即发现奇崛,他笔下的柳树,精气神立刻活了。

他以悲悯的情怀纵览天下,构建生命共同体。“树木不会思考,它的生存秘籍是适应。”这是冯小军观察树木后的灼见。他的《被移栽的树木》,字字深入到树木的内脏,感知树木的紧迫呼吸。人的一时之欢造成了一棵树的高危生态。拯救它就不要动它,创造有利于它的生存环境。他提到一旦扰乱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,树木“只好修改自己的基因记忆,无奈又无奈,只好耍赖,用不落叶和不落果的畸形方式传递水土不服的消息。”

“耍赖”,拟人手法用得毫无痕迹,赋予了树以灵魂,以人的傲性小脾气,所以看到那些长势弱,甚至歪瓜裂枣的树木不要责备,其实是它生长遇到了困难后尽力地表达着反抗,至少是提醒,不要再重蹈覆辙,要尊重自然,尊重生态。

冯小军发出悲呼,人类进入了四大时代:化肥时代,农药时代,激素时代,添加剂时代,难道真的走进了死胡同?他用一篇文章提示了答案,《梁炮儿戒猎》,一个觉醒者的故事,优秀猎手变成巡护员。“弄孢子最好使的是钢丝套,打飞龙和野鸡用霰弹,打熊瞎子必须用独子儿。”正因为梁炮儿是一个老猎手,熟知下套和狩猎方法,巡山时能被获所有的套路,发现偷猎者的蛛丝马迹,一次次地阻止了野生动物被猎杀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觉醒者,去带动感化身边的人,我们不必戒掉太多的欲望,自觉抵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,大自然就会少受伤害,起码留有喘息的机会实现自愈。

冯小军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生态批判中,更没有停留在绿色的自然赞美中,他的书写是向着更深层次的生态递进,即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意识。



叠溪海子 佚名摄

行走

邂逅叠溪海子

张希良

大巴在“难于上青天”的川西大山里,沿着岷江的左岸蜿蜒穿行,向着九寨沟方向前进。此时,车内很静,游客由于长途奔波似乎都进入了浅睡状态。我歪头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向天空看去,周围那高耸入云的山峰,似乎真的已经插入云端里去了。

我在默默思索着,古人没有如今这样平整的高速公路,也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更没有开凿的钻山隧道,他们是怎样跨越这绵延崎岖的大山的呢?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坐在前面的导游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她似乎也在不停地向外看着什么,自言自语道:“就是这里!”忽然又自补道:“不对,应该还在前边。”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江对岸全是壁立万仞的高山,她到底是在寻找什么呢?

只见她拿起话筒开始说话了:“各位游客请先醒一醒,前面马上就要到叠溪海子了,根据规定司机师傅需要在那里休息20分钟,然后咱们再继续前行。这是强制性规定,大家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下车方便一下,还可以在那里拍拍照,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小景点。现在先请你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对岸。”

“什么也没看到啊?除了那些暗灰色的悬崖峭壁。这是什么山?”我疑惑地问道。

“这一片都叫岷山!你们再仔细看,那边不是有一段古栈道?这就是古代连接西藏地区和中原的茶马古道,前后的古道都因山体滑坡、地震和年久风化早已消失殆尽

了,唯有这一段还残存在绝壁之上。”

我揉一下眼睛仔细观望,果然是有段栈道。车里人都不禁啧啧称奇。那时候的物流,原来就是通过这样险峻的茶马古道,由骡马驮来驮去的。马帮的人大都经历九死一生,路上不仅有山体滑坡、地震、洪流等自然灾害,还有狼虫虎豹的威胁,特别是路上的土匪更令人提心吊胆。

此情此景,不禁又让我想到了唐朝的文成公主。一个弱女子,到底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,才最终到达了西藏,完成了她与松赞干布联姻的历史使命。即便有人护送,那些风风雨雨,怎么也要亲自经历吧?那时候所走的路,估计就是这条茶马古道。因为我发现一个大型介绍牌,好像是松赞干布带兵来骚扰大唐,在此安营扎寨的地方。看来当时西藏到大唐,就是这样顺着岷江一路而下的。

正当我沉浸在回忆和幻想之中时,大巴缓缓停在了叠溪海子东北角的路边上,这里早有五辆大巴停靠。下车后发现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小景点,湖光山色,非同一般。卖旅游产品的,以及卖各种水果的摊位相互连成一小片,叫卖声不断。

游客下了车后,都跑到叠溪海子边上的一个木亭和木桥上拍照留念。我也跟过去看看,只见亭子边上还有一块不大的石碑。原来这里就是位于岷江边上,离九寨沟已经不远的一处景点。我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吸引着,只见湖水清澈透明,倒映着蓝天白云,周围群山环抱,